

西北大屠

杀

金城出版社

西北大屠杀

西尔泉著

一九九四年·北京

(京)新登字 144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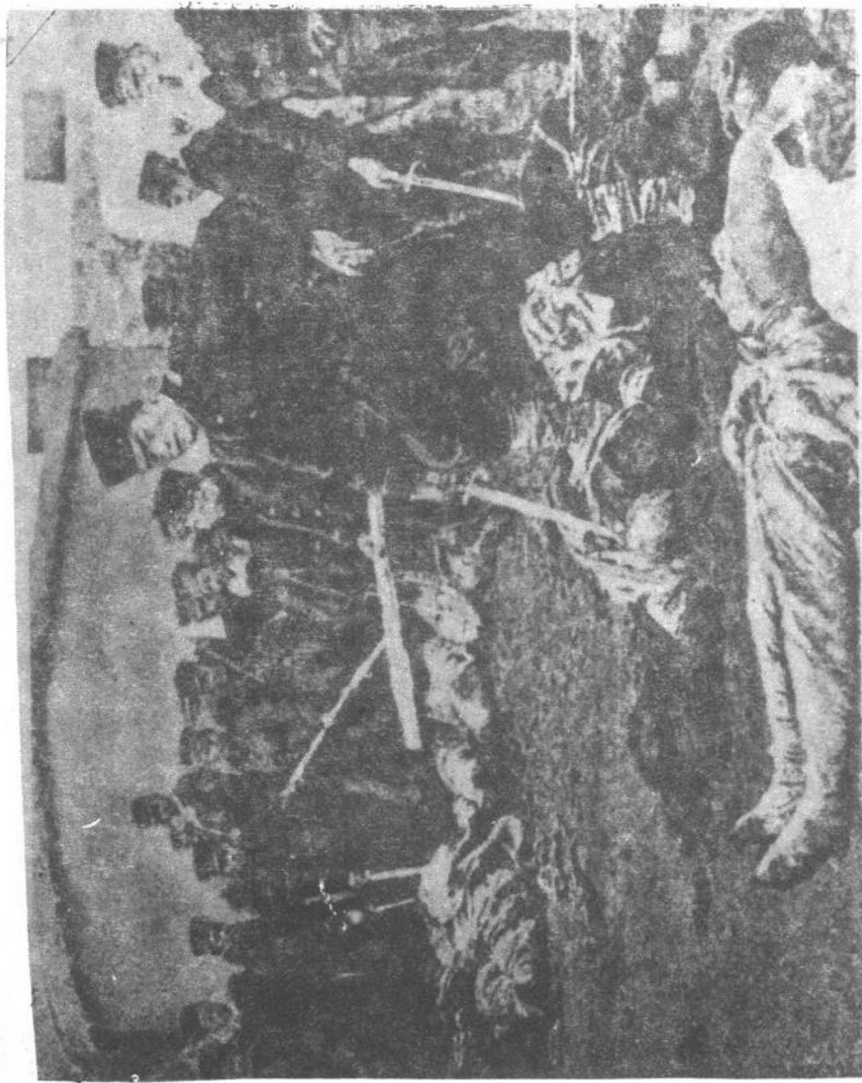
书名:西北大屠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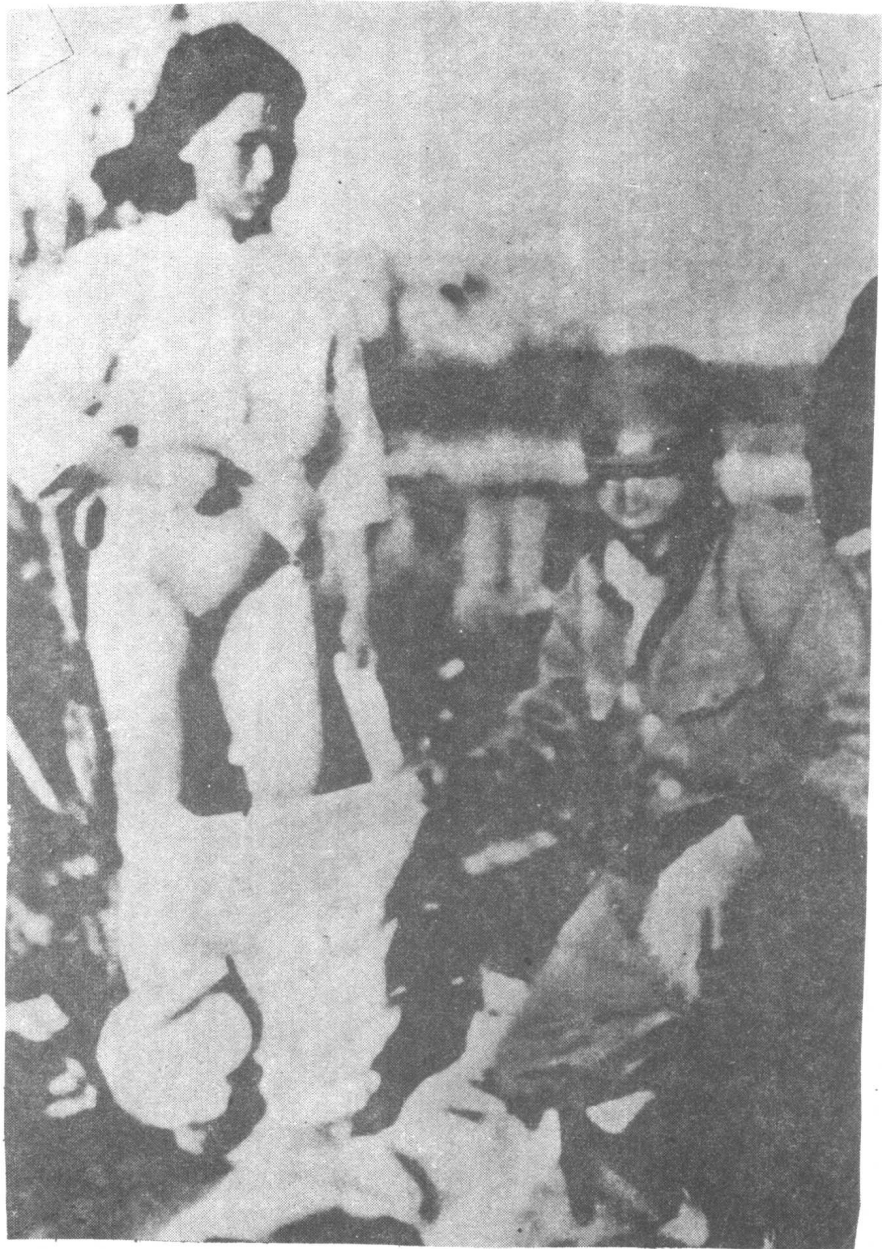
编著者:西尔泉
责任编辑:王爱博
封面设计:李天白

出版发行:金城出版社
(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内 100006)
印刷:后牛坊印刷厂印刷
经销: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
版次:1994年3月第一版
印次:1994年3月第一次印刷
印张:12.5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印数:10000册
ISBN7-80084-068-9/I·9
定价:11.8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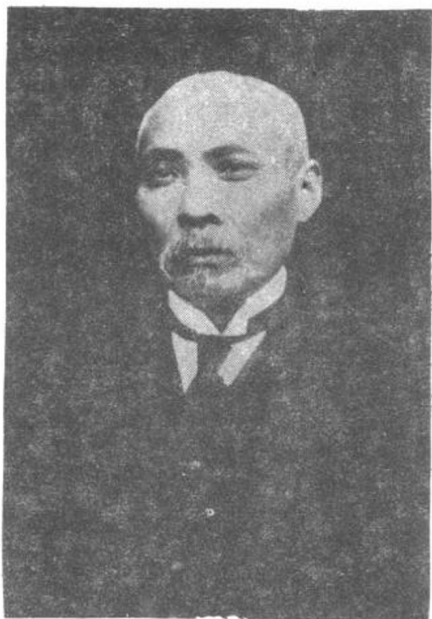
陕西境内的麻老九、党玉昆为最着名的悍匪。他们无恶不作，抽大烟、睡大姑娘、谁当俘虏谁倒霉，砍头如同刀切菜，杀得痛快淋漓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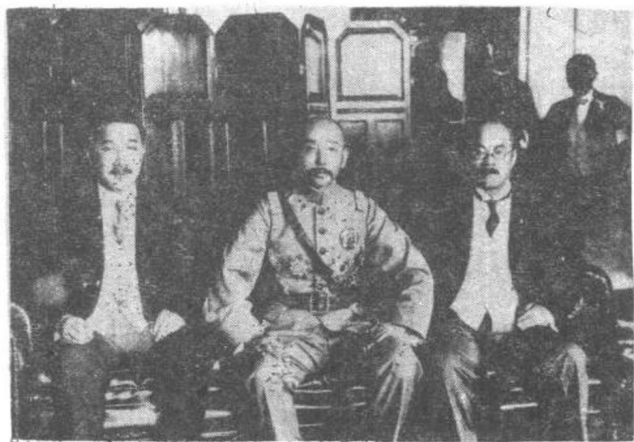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政变兵不血刃。国民军在南口与奉、直、鲁军打得天昏地暗，鲜血从山上流到山下
.....



段祺瑞（1864——1936）

北洋军阀皖系首领。袁世凯死后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，数度把持北京政权。1924年任北京政府“临时总执政”，1926年屠杀北京示威群众，造成三·一八惨案。



张作霖（1875——1928）

北洋军阀皖系首领，奉天海城人。土匪出身1916年起，任奉天督军，东三省巡阅使，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统治东北，1924年战胜直系军阀后，把持北京反动政权，1928年6月，北京政权垮台，张逃回东北经过皇姑屯时，被日本关东军炸死。（两旁是日本仙不总裁和大平副总裁。）

序言：历史黑洞里的白骨

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！

古老的黄河在这里孕育了具有高原特征的西北文化。这块土地上，历史文化的丰厚，民族精神的博大，东方文明的璀璨，在中国历史上无疑都是独领风骚的。

这是一片苍凉的土地！

苍莽的黄土高原，无际的戈壁荒滩，叮咚悦耳的驿路驼铃，尘土飞扬的茫茫原野，无一不向人们展视它的苍凉、它的雄浑，它的粗犷的气息和它的阳刚的壮美。

恩恩爱爱，生生死死，这就是历史；刀枪林立，硝烟滚滚，这也是历史；举浊酒眺皓月，拥美人卧朔风，这还是历史，西北的这块土地上，古往今来，演绎着无数血与火争斗、灵与肉厮杀的故事。

冯玉祥是当今中国人极为熟悉的人物，但二十年代后期，他的部下进军大西北，在西北剿匪、平叛的许多历史事实就鲜为人知了。翻开这页历史，许许多多业已沉睡多年的英雄故事又将会在我们面前显得熠熠生辉，那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足以让今人震撼。

我不想诠释什么，但这本匆匆而就的拙陋之作，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远离冯玉祥的部下们的生活与战争，从此即可以看出冯部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年间何以迅速发展、壮大，也或多或少地看出，为什么后来冯的四十余万大军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分崩离析。

另外，西北在民国初期素多匪患，在这里，笔者不惜重墨，写了一些土匪的喜怒哀乐，他们吸鸦片、玩女人，很多手段，令今天的人无法想象。这是对民国初、前期生活的真实反映，也算是忠于历史吧。从这里，我们会感觉到，一个良好、稳定的政治局面的异常重要。

不想再说明什么了，该写的，作者都写到书里了。要想真切地感受那段历史的残酷、屠杀的离奇，读者自己到书中去慢慢体会吧。

由于年代久远，尤其是冯玉祥所部国民军下属的军、师、旅长的资料遗留下来的极少，加上搜集的不全面，本书难免有缺点和错误，望有识之士能给予批评指正。

作者

1993年11月7日于北京

引子：红血变黑后的重新裸出

1974年秋，关中地区已一百余天滴雨未见，大地龟裂，草木枯焦，到处是一派肃杀景象。西府重镇凤翔县旱情更加严重，许多地方牲畜无饮水而渴死，人相濡以沫，苟延残喘。因而，村村寨寨日日夜夜忙着打井。由于地下水源匮乏，很多井是只见岩石不见水，西府大地上一时窟窿遍地。

中秋节那天下午，横水镇老虎寨的村民依如既往在打井。夕阳西下时分，又一筐土石通过辘轳缓缓摇上来时，人们突然发现里面有许多白骨。

难道是挖到什么墓葬了？三秦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地下埋藏丰富，打井打出墓葬是常有的事。只是今天情况特别，井已打二十余丈深了，什么人的墓能葬这么深？在井边的年轻人不甘寂寞，“再吊几筐上来，说不定是我们的财气，碰上大财宝了呢。”

大家一起行动，呼呼啦啦又吊上来几筐。谁知白骨竟越来越多，胆大的在倒在地上的骨头茬中翻了一气，没发现宝物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有个青年大叫一声。

“有什么稀奇，一块小铜片，你看这绿锈。”

“不对，好像是钮扣。”那个青年用细沙将铜片磨了磨，又用衣角擦亮，果然是钮扣，上面还有图案，说不清是什么图案。

“再看看还有什么？”几个青年人还想去翻那骨头茬，却听见一声长嗥，撕肝裂肺，一直蹲在旁边的一位老者痛哭起来。

入夜，人们依然围在井边。皓月悬在空中，大地似水流银，井泊在那里，乌黑一团。老者吧嗒旱烟，轻轻地叙述着。

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时光漫漫无穷无尽，多少事情，掉到了

历史的黑洞里，遗忘了，淡漠了。可是，另有一类事情，它们突兀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像永远不可剥蚀的严峻的山脊，不沉陷，不浮走，总是保持着自己峥嵘或狰狞的面目，不论哪一代人，只要上溯历史，回头看一眼它们，都会惊心动魄。

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军阀混战时期，1928年8月28日，国民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宋哲元，在其部攻下西府重镇凤翔后，下令将所俘守城官兵五千人全部杀尽。这是永远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，其中的残忍、邪恶和复杂的精神，不仅仅只使后来者惊心动魄，而且更使后来者在这鲜血四溅的史实中感到一种深恶痛绝，严峻无情，产生深深的思索。

我头一次听说这些故事，心中就产生无限的冲动。我真想时间能够后退，透过历史的硝烟，再去掂一掂那遥远的历史，给生活在鲜花和绿草间的人们拓出一个思索的空间。

目 录

序 引
言 子

北京政变兵不血刃，段祺瑞却坐收渔人之利。冯玉祥浑身觉得窝囊，下野而去，国民军在南口与奉、直、鲁军打得天昏地暗，鲜血从山上流到山下，最后只好向大西北艰难地溃退。

第一部 兵溃大西北

第一章	北京政变	1
第二章	鹿死谁手	23
第三章	热血铸南口	44
第四章	血与泪的里程	63

不足一万兵力的杨虎城和李云龙，被刘镇华率领的十万镇嵩军围在西安城里，整整八个月。西安城的粮食被吃光，有些地方人吃人，大姑娘光着屁股跑到前线陪士兵睡觉换口饭吃。城里已有五万人饿死，危急间，冯玉祥出兵了。

第二部 西安解围

第一章	五原誓师	78
第二章	陕西靖国军	85
第三章	刘镇华与镇嵩军	123
第四章	八月之围	147

回族诸马从晚清到民国，统治西北甘、宁、青长达七八十年，他从与汉人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械斗，很多人惨遭屠杀。据有传奇色彩的马占鳌和助手马海晏等置下大批产业放在河州八坊，八坊金壁辉煌，却被国民军师长赵庸聘一把火烧了。

第三部 追剿马仲英

第一章	甘督陆洪涛	176
第二章	刘郁芬血洗陇南陇东	191
第三章	马占鳌传奇	211
第四章	娃娃司令马仲英	226

冯玉祥出兵潼关，与蒋介石携手北伐后，陕西各地的土匪活动异常猖獗。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只好带领人马到处剿匪。樊钟秀被打败，陕西境内的麻老九、党玉昆为最著名的悍匪。他们一东据同州，一西据凤翔，抽大烟，睡大姑娘，无恶不作。谁当俘虏谁倒霉，砍头如同刀切菜，杀得痛快淋漓。

第四部 张维玺东讨，宋哲元西杀

第一章	冯玉祥席卷中原	264
第二章	樊钟秀的流寇生涯	288
第三章	麻老九之死	313
第四章	五千名俘虏的葬礼	337

第一部 兵溃大西北

第一章 北京政变

1

1923年6月8日，北洋军阀直系首领曹锟利用流氓组成“公民团”，到天安门集会，要求总统黎元洪“即日下台”。

9日，曹又唆使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组织“军警联合会”300人到黎元洪住宅索饷。

黎元洪在袁世凯死后曾做过总统，但被段祺瑞等人搅得不得安宁，张勋复辟失败后，他被迫下野。1922年5月，曹锟、吴佩孚为逼大总统徐世昌下台，又把黎元洪抬出。6月2日，徐世昌辞职，11日，黎元洪从天津到北京就职。

曹锟、吴佩孚原是想叫黎元洪做傀儡总统的，当就当就下台，位子好给他们。谁知黎偏偏常自作主张，发号施令，且摆不平曹与吴的关系，所以不到一年，曹锟只好跳出来驱他。

这时冯玉祥已驻兵北京南苑，饷银常无着落，曹锟即指使他带兵入城去找黎元洪要。

事端连连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黎元洪焦头烂额，无比气愤，“原来你们都要老子啊?!好!你们逼老子，老子马上就走。”

6月13日，黎元洪在大怒之下，带着总统大印，乘专车去天津。曹锟得知黎元洪带走了总统大印，急恼如热锅上的蚂蚁，即令直隶省长王承斌截车夺印。黎的专车一到达天津新站，王派出的全副武装的军警，如捕江洋大盗包围了专车，迫黎交出大印。黎被逼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，拔出手枪要自杀，被随员上前拦住。到晚上黎被逼无奈，只得交出总统印信。

曹锟为给自己“登基”铺平道路，在指使直隶军阀闹饷逼宫、截车夺印的同时，又暗中联络议员王泽南、战涤尘等200多人，安排了几个地点作为联络处，并确定领头人，只是和议长吴景濂商量不好。那一日，曹锟的参谋长王坦亲自到小麻绳胡同1号吴宅，去开导吴的老婆。王坦说：“现在曹锟势力威望正好当大总统，只要大哥不从中作梗，他这个总统就成啦。我们已经联络运动成熟了。只要选举成功，要多少钱给多少钱，要哪一个官给哪一个官。”吴氏夫妇本是钱迷心窍的财迷，听说钱、官可以双得，立刻应允为曹选举出力。

正在曹锟积极筹划选举大事之时，皖系和直系不甘寂寞，联合起来与曹锟夺议员，出高价购买议员“不选”。段祺瑞的安福系更甚，竟密派一姓胡者身藏炸弹，乘曹锟在戏院看戏，向曹投了过去，虽未中命，却引起了政局的混乱。许多议员纷纷离开京津，南赴上海。曹锟用尽办法也阻止不住。吴景濂此时献计，假行“先宪后选”，以此来诱骗议员回京参会。多数议员仍不买帐。为了进一步表白曹锟的“诚意”，吴景濂又向曹锟献上一计，曹锟即致电全国，表示本人无意竞选总统，请各位议员来京赴会，使国家根本大法顺利完成。

一计不成，又施一计。吴景濂让曹锟的竞选班子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，他们规定，每个议员参加一次“宪法会议”给出席费30元，每周参加常会的出席费为100元。此外，还有“冰敬”（夏季津贴）、“炭敬”（冬季津贴）等其它名目，使在京议员每人每月可捞到600元油水，而在沪议员仅可领到300元。这种高价收买

议员的办法果然奏效，在外议员纷纷回京，没几天工夫，俱乐部竟然云集了500多名议员。此时，曹锟“登基”已人财齐备，只差过下选举的场了。

9月下旬，曹锟的部下从保定传下话来，说“老师”一定要在双十节坐上总统交椅。9月23日，国会各政团在甘石桥汇报，在京议员已有600余人。10月1日，甘石桥俱乐部为收买议员，发出支票573张，普通票5000元，特殊票10000元。一位多事者议员邵瑞彭拿到支票后，立即到北京地方检察厅告发，并将支票正反面都拍成照片，登在报纸上。还有的议员收了钱后，又离京南下。这样，拥护曹锟的议员同南下的议员，就打起电报来互相指责。不遗余力为曹锟卖命的王承斌，这时从天津跑到北京，今日一宴，明日一请，极力拉拢各方。同时，他还派出军警在车站看着，阻拦议员南下。

10月5日上午，北京军警机关出动了大批人马，此自西单牌楼，南至宣外大街，十里长街布置了戒备森严的警戒队。保安队来往梭巡，宪兵警察在虎坊桥东西两口夹道列队，议员进了场就不许出去了。

原定上午10点开选，但到上午11点30分签到者也只不过400余人。选举会的主席吴景濂急得团团转，遂派出可靠议员去拉同党、同乡的议员，每人至少拉一人回来。有的正在患病也被拖来了。直等到下午1点20分，签到者已达593人，才开会投票。

折腾到傍晚，曹锟终于以480票“当选”为总统。

10月10日，曹锟坐着花车从保定出发，一路上礼乐不止来到北京。从车站到大总统府一律黄纱铺地，沿途岗哨林立，煞是神气。曹锟就职当天，立即公布了宪法。

贿选闹剧总算收场，但曹锟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已坐到了熊熊的地火之上。